



托勒波康

傅斯德著 王 夢 譯

5



托勒波康

譯祥彥馬・作威敏海 美

5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 、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耿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威敏海·脫司奈歐

這是海敏威最著名的長篇小說「再會吧，武器」
(Farewell To Arms) 中最著名的一節，寫康波勒
托的撤退，是一篇可以獨立的中篇小說。

目 錄

康波勒托

到古巴去的一條載重船

在山頂上的愛爾索多

一

一二三

一五七

一

是一個深秋的季節，樹木都成了光禿的枝幹兒，道路上也盡是泥濘。我從攸丁（註一）乘了一輛軍用的摩托貨車到哥里擦（註二）去。我們的車沿途超越了不少其他的貨車，我一直都在觀望着村莊。桑樹上的葉子也落盡了，田野是一片赤褐色，在一排排只剩下空枝幹的樹下，鋪堆着溫濡的枯葉。沿着夾在樹列中間的大路邊，不少的人們正在辛勤地將一堆堆的碎石子敲打了填補那凹陷下去的車轍。一層濃霧瀰漫在城裏的上空，把山峯都遮斷了。我們渡過了那急湍流着的河。山上已經在落着雨了，一路上我們經過了許多的工廠，房屋和別莊，我還見到了很不少被損壞的房屋，現在才到達了這個小城。進了城，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我們從一輛英國紅十字會的救護車邊走過去。開車的司機頭上戴着一頂便帽，他的臉孔瘦削而又焦黑。我根本也不認識他是誰。到了市長的住宅前的一片大方場上，我下了貨

車，司機遞下來我的屑物袋，我接了過來掛在兩個小風笛上，便向我們的別邸走去。我一點也沒有感到是像一個回家的人兒。

我踱下了霧氣籠罩住的砂石馬路，望著樹林那邊的別邸。窗戶都緊閉上了，大門却還敞開著。我一直走了進去，在一間牆上掛著地圖和一張標式紙的簡樸屋子裏，市長正坐在一張棹子的旁邊。

「哈囉，」他說。「你好嗎？」看上去他蒼老枯萎得多了。

「我還好，」我答應他。「各方面的情形怎麼樣？」

「全都過去了，」他說。「把你的背囊解下來，坐一會。」我把我的包裹和兩個小風笛放置在地板上，順手摘下帽子來擱在包裹上面。於是從牆那邊另外拖過來一把椅子，就在棹邊坐下。

「真算渡過了一個令人厭惡的夏天，」市長說。「近來你的身體很健壯吧？」

「喔。」

「你曾經獲得勳章了嗎？」

「嗯，我已經很完美的得到了。謝謝你的好意。」

「拿給我瞧瞧。」

我解開了披肩，他便可以看得見這兩個絲帶的綬。

「你得到連匣子的獎牌了沒有？」

「沒有，我就只有得到獎狀。」

「匣子過些日就要頒發了，那是得多費些時日的。」

「現在你有什麼事要我去做？」

「車子全開出去了。有六輛朝北到康波勒托去了。你知道康波勒托這地方嗎？」

「我知道的。我記起來了，那是在一個山谷裏，有着一座鐘樓的清潔小鎮。非常的整潔，在街衢相交處的公園裏，還有一個很美的噴泉。」

「車輛全在那一帶開駛。可是現在有好幾輛都要修理了。戰鬥力也完了。」

「別的車在甚麼地方？」

「有兩輛在山上，四輛還停在拜因稜擦（註三）。另外還有兩部救護車在卡索（註四）

第三軍那兒。」

「你有什麼事要我去做？」

「要是你高興的話。那麼你可以去，把這四部車子押送到拜因稜擦。吉諾（Gino）在那上邊很久了。你沒有看見車在那上邊，沒有看見嗎？」

「沒有。」

「真糟糕得很。我們丟失三部車子了。」

「這件事我却聽人說過。」

「對啦，理南迭寫信告訴過你啦。」

「理南迭（Rinaldi）在那兒。」

「他就在此地住在醫院裏。他已經在醫院裏住了一個夏天和一個秋天了。」

「我很相信。」

「事情真是糟透啦，」市長說。「你簡直沒法相信糟到甚麼程度。我時常總想着，就在此時你被打擊的時候，你也是很幸運的。」

「我明白我是那樣的。」

「明年情形也許會更糟糕，」市長說。「或許他們現在就來攻擊我們。據傳說他們就會來攻擊的，可是我却一點也不相信。而今已經太晚啦。你曾經看見河了嗎？」

「看見啦。湍流得很激烈的。」

「天已經落雨了，我不相信他們現在還會來攻擊。不久也就快下雪了。喂，你的那些同國的人現在的情形怎麼樣？除了你自己之外還有其他的美國人嗎？」

「他們正在訓練一支一千萬人的隊伍。」

「我真希望他們能够派遣幾個來這兒。不過法國人會將他們完全掃除的。那我們這兒再也不會有任何人來了。對啦。今晚你就呆在這兒，明天早上再乘小車去，順便把吉諾也送回去。我另外再派幾個認識路的人和你們一齊動身。吉諾會把每一件事都告訴給你的。現在還有些微的礮轟，不過完全都完了。你可以去觀光拜因稷擦。」

「我非常高興到拜因稷擦去。同時我也非常高興再回到你這兒，市長先生。」

他微笑了。「你這麼講很好。這次戰爭使我疲倦得要死啦。要是我被調開離了這個地方，

我真不敢相信我還會再回來。」

「情形竟是這麼樣的糟嗎？」

「是的。就是這麼糟，而且還更壞呢。你去梳洗歇歇吧，再去看看你的朋友理南迭。」

我走出這間屋子，提着我的袋子踱上了樓。理南迭不在房裏，那兒只有他的零星物件。我走到床前坐下，解去了綁腿布，脫了左腳的鞋子。於是我仰躺在床上。這時真是疲乏極了，右脚又非常的疼痛。只脫了一隻鞋子便躺在床上，似乎是在開玩笑的蠢事，因此我翻身坐了起來，把沒有脫去的那隻鞋子除去，放在地板上，又才重新躺到毯上去。簾子全緊緊的關着，屋子裏顯得很窒悶，我又困乏得懶得去打開窗戶。我的什物一古腦兒堆在屋裏的一個角落裏。外面天色漸漸的暗下去了。我在床上躺着等理南迭回來，心中却惦念着凱撒琳（Catherine）。平常除了晚上在睡覺以前那一剎之外，我總是盡力的避免不去想到凱撒琳。然而這時我這麼的疲倦，又沒有什麼事可以做，所以躺着便老是想到她。理南迭進屋來的時候，我還正思念着她呢。他的樣子看起來沒有甚麼改變。也許稍稍的有點兒清瘦。

「真好呀，孩子，」他進門來說。我爬來仍然坐在床邊上。他走了過來，一隻手臂摟

住我。「好的老傢伙。」他敲拍着我的背部，我緊抓住他的兩隻胳膊。

「老傢伙，」他說。「讓我檢查一下你的膝蓋。」

「那我就非脫去褲子不可了。」

「就脫去你的褲子吧，孩子。在這兒我們全是好朋友，不礙事的。我要看一看他們幹了什麼樣的一種事。」我站了起來，把及膝的短褲脫了，同時還解去了吊帶。理南迭坐在地板上，很溫柔地把膝前後的彎屈。他的手指頭沿着傷痕跑；兩個大姆指一齊按在膝蓋骨上，另外的手指頭很緩徐的在擺動着膝。

「你所有的關節全是那樣嗎？」

「嗯。」

「送你回去真是一種犯罪的事。他們應當等關節完全好才成啊。」

「這比從前好得多了。過去就像一塊木板也似的生硬。」

理南迭把膝彎曲得更多一些。我呆望住他的一雙手。他有着兩隻伶俐的外科醫生的手。我瞧瞧他的頭頂，他的頭髮滑亮的分朝兩邊。他把我的膝曲得太過度了。

「噯唷！」我叫了起來。

「你應該用機器好好的治療它一下，」理南迭說。

「現在比從前好的多了。」

「我知道，孩子。這方面的事我懂得的比你多。」他站立起來坐在床沿上。「膝本身便是一樁好的工作。」關於膝蓋的檢查算是讓他工作完畢了。「把各方面的情形告訴我。」

「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你，」我說道。「我渡過一段靜謐的生涯。」

「你的這種動作，簡直像一個結過婚的人，」他說。「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嗎？」

「沒有甚麼。」我淡淡的回答。「你才是發生了什麼事故？」

「戰爭正在毀滅我，」理南迭說。「戰爭使得我非常氣餒。」他兩隻手抱着膝蓋。

「啊！」我說。

「怎麼啦？我莫非連一點人類難禁之情都不能有嗎？」

「不是那樣的。我可以看到，你已經有過一段很好的時期。告訴我吧。」

「整個夏天和秋天我都在施行手術。時時刻刻我都在工作。我做了每一個人的事。做了

所有他們留下來給我的困難事。真也是，孩子，我如今變成一個可愛的外科醫生了。」

「聽起來似乎好多。」

「我從來也不會想過。不，的確地，天知道，我不想；我只是動手術。」

「那很好。」

「可是，孩子，那一切現在都完啦。我不再去動手術了，我覺得和地獄一般。這是一次恐怖的戰爭，孩子。我這麼講的時候，你要相信我。現在你鼓舞我。你帶着有留聲機的唱片嗎？」

「帶有的。」

那是用紙包着，裝在一個厚紙匣子裏，放在我的屑物袋中的。我太疲乏了而沒有去取出來。

「你自己沒有感到很好嗎？孩子。」

「我覺得和地獄一般。」

「戰爭太可怕了，」理南迭說。「喂，我們倆來喝點酒吧，那樣會愉快些。然後我們喝

得酩酊大醉的，自然會感到要好些。」

「我害黃疸病，」我說。「我不能飲酒。」

「啊，小孩子，你怎麼樣回到我這兒來的。你患着嚴重的肝臟病回來了。我告訴你說這次的戰爭是一樁壞事。我們究竟爲了甚麼要釀成戰爭呢？」

「我們來喝點酒吧。我不能也不願喝醉，不過我們可以少喝一些。」

理南送我到屋那邊洗臉檯的地方，取了兩個玻璃杯子和一瓶白蘭地酒（註五）來。

「這是澳大利亞的白蘭地酒，」他說。「七星牌。是他們在聖迦伯列山（註六）得到的戰利品。」

「你到過那兒嗎？」

「沒有。我甚麼地方都沒有去過。我一向就沒離開這兒，我在這兒施手術。你瞧，孩子，這是你的舊漱口杯。爲了惦念你，我始終收留着它。」

「你留着自己用，使你不曾忘記去漱口。」

「不是的。我自己也有我的。我所以保留着它，完全是藉着它使我想起你來，在清早從